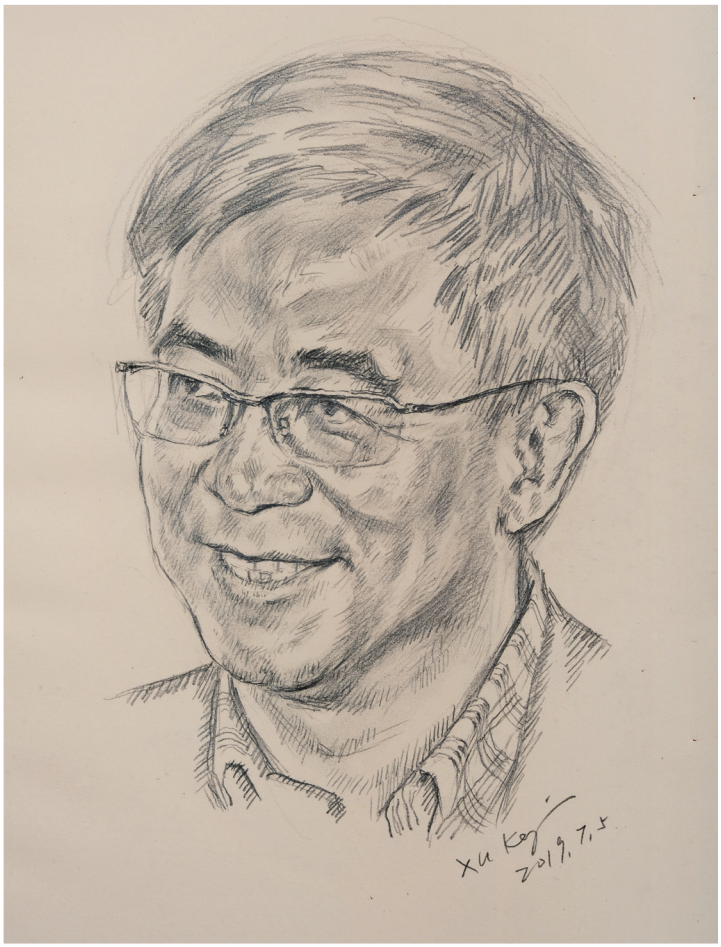
数学文化人的素描肖像

沈语冰

我与徐克舰先生结缘已有多个年头了。那时他正在撰写《格罗登迪克的 Motive 与塞尚的母题》（载《数学文化》，2012 年第 3 卷第 2 期），承其雅意，请我为这篇大作提提意见。对于高深的数学问题，我几乎一窍不通，但我也欣慰地发现，拙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对他的这一研究有所帮助。更为可喜的是，徐先生后来对我的译著做了逐字逐句的校对，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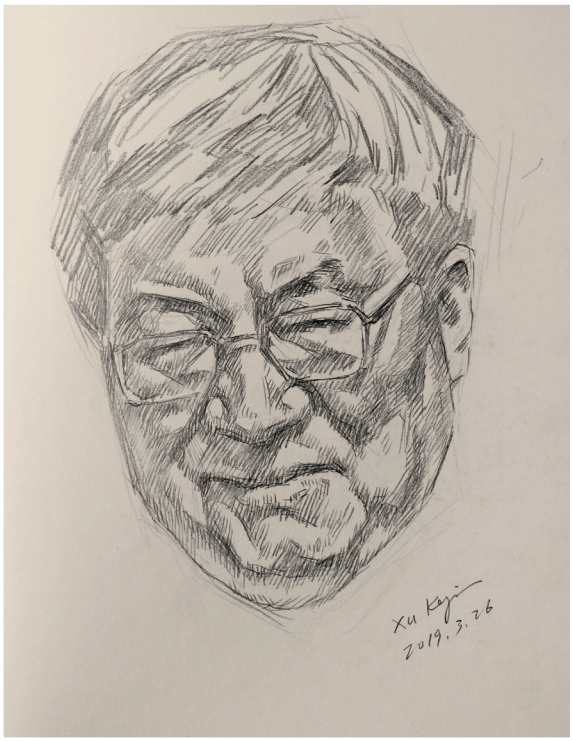


汤涛画像　　徐克舰

其再版时得以完善。此后鱼雁往来，友情日深；虽未谋面，却神交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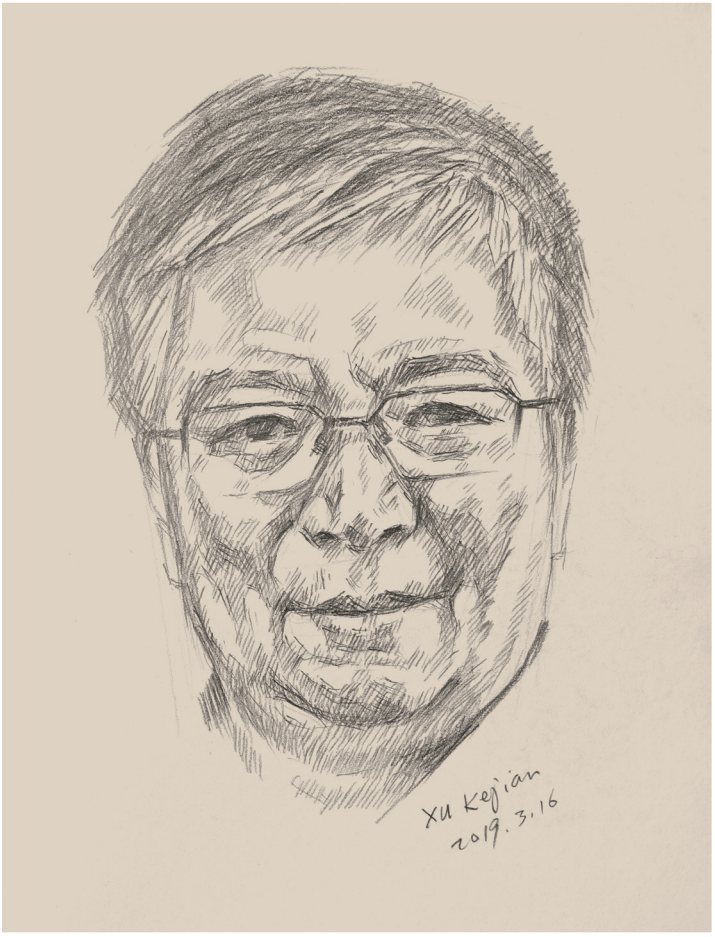
我知道徐先生在从事数学研究前，曾有过长达十三年的专业舞台美术的经历，对于绘画尤多心得体会。为了祝贺《数学文化》创刊十周年，他特意创作了该杂志的一些编委和编辑的素描肖像，问我能否写点文字，也算是共贺《数学文化》创刊十周年，我欣然答应了。《数学文化》虽是一本数学杂志，却也发表过不少与艺术相关的文章。我俩的相识，也是因《数学文化》而起，所以于情于理，似乎都是当仁不让的了。

徐先生的素描是很有特点的。他对如何在平面上塑造体量有独特的体会。在最近这组数学家肖像里，他的作品的量感和光感都十分富有个性，与国内美术学院长期形成的画法迥乎不同。那些学院派的画法多半沿袭了俄罗斯巡回画派和苏联写实主义的画风，有某些固定的套路，一看便知，再看即令人厌倦。徐先生的画却没有明确的程式，它们也许受到了塞尚和弗洛依德的一些影响，但更多的却是画家以独特的造型语言，对所画对象做出的微妙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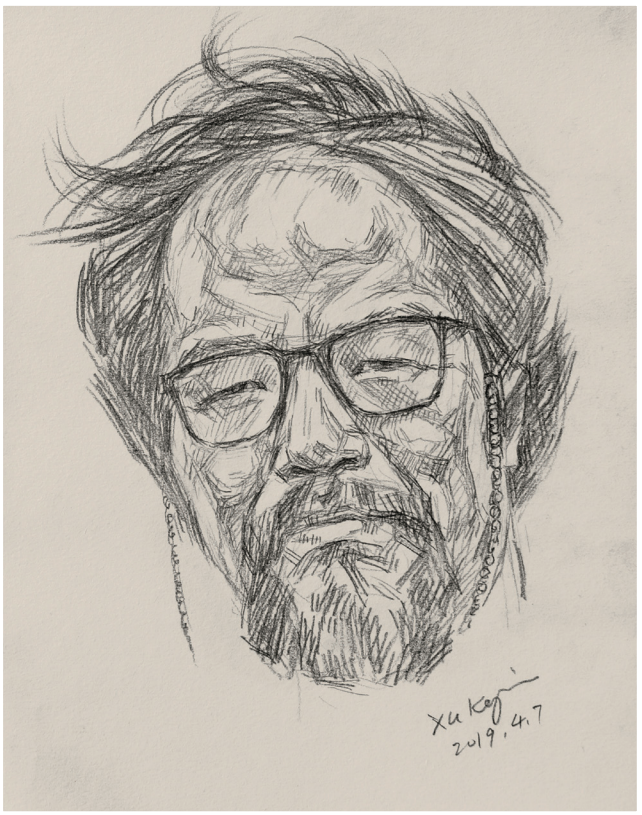


贾朝华画像　　徐克舰

这些素描肖像中有些具有坚实的体块感和强有力的密度。这特别反映在《刘建亚肖像》和《贾朝华肖像》这两件素描中。你可以看到画家用极为经济的线条（一般是短线）建立起对象的量感和光感，富有极强的厚实感，有时候甚至让你感到它们不像是来自纸上的作品，而是从岩石中凿出来似的。



刘建亚画像　　徐克舰



罗懋康画像　　徐克舰

徐先生素描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善于依据对象的个性，巧妙运用不同的手法，从而捕捉到对象的神情和光彩。这一点明显体现在《汤涛肖像》《罗懋康肖像》《张英伯肖像》和《付晓青肖像》等画作中。在《汤涛肖像》里，他成功地利用少量的线和浅影（一般是以手抚之而产生的阴影），画出了汤先生儒雅的气质。在这组素描里，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当数《罗懋康肖像》。即使像我这样对这幅肖像的主人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主体的鲜明个性和智慧。

与之相应却略为不同的还有《庄歌肖像》。画家在这里延续了依据对象的不同特点而灵活运用笔线和少量阴影的画法。不过在眼下的这件素描中，他明显强调了主体面部和鼻子的轮廓线，以暗示其清秀的面庞和精致的五官特征。

隔行如隔山。对于上面提到的诸位数学名家，到现在为止我都遗憾无缘识荆。不过这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即在对主体完全缺乏认知的“无知之幕”中（这个术语来自20世纪最杰出的法理学家罗尔斯），仅仅凭我的直觉，以及对素描惯例的掌握，来识别并判断画家的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徐克舰先生的这组素描肖像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们比文字更为雄辩地道出了相关主体的知识。

数学与绘画（大而言之，科学与艺术）似乎是两门不相干的学问，但其中是否有相通之处，值得人们思考，正如徐先生在关于格罗登迪克的理论与塞尚的观念相比较的文章里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数学关乎纯粹思想的模型，绘

张英伯画像　　徐克舰

画从本质上讲也是关于现实的理想模型（特别是像塞尚那样能够创造一个与大自然平行的艺术世界的时候）。我也知道数学家们在演绎深奥的数学问题时，常常诉诸视觉模型，某些数学演绎的板书，堪比艺术家的手稿。但是关于这些思考，因我数学知识的缺乏，是没有能力深入的。不过我确实希望数学家们和艺术家们能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付晓青画像　　徐克舰

庄歌画像　　徐克舰

作者简介：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现代美学、当代艺术史和批评史。著有《20世纪艺术批评》、《图像与意义》。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二届当代艺术思想论坛艺术理论奖。

邮箱：syb1965@163.com